

題目：盧雲(1932-96)---個人、信仰群體、世界

彭順強博士撰¹ (ThD, MSW, RSW)

1. 盧雲的退修醒覺：「傑納西的熙都隱修會士修道院」(Trappist Monastery of the Genesee)(1974)

1974年6月1日，盧雲開始在紐約洲北部的「傑納西修道院」(Abbey of the Genesee)內，作了兩次共為期7個月的修士生活承諾。這決定乃經過多年無休止的追尋後，感受到有需要去禁閉式的熙都會修道院(Trappist monastery)退修。²盧雲解釋到修院去是為了要從繁忙和甚至使他迷失的各種事奉中退下來，好能在寧靜之中尋回作為他生命支撐點的神，並能懷著盼望、勇氣及信心來投靠祂：

前往熙都隱修會士修道院以修士而非訪客住七個月的渴望，並非是衝動的決定，而是多年來無休尋求後的需要。雖然多年來教導、演講及寫作有關獨處、內在自由，及思想上的平靜，但我卻在自己的衝動和幻想上不斷地跌倒。…也許我講「有關」神的東西多過「與」神親近。也許是我有關禱告的寫作使我不能有禱告的生活。也許我關心人們的讚美，多於神的愛。也許我成為了人們期望的奴隸，而並非是被神的應許所釋放的人。也許…事情並不完全清楚，但我卻明白到，只有當我退一步時，才能認識得到。並且就算我是會被困難的問題所傷害，也容讓它們觸碰我。但退一步並不容易。我曾成功地以眾多的備課、演講、撰寫文章、接見人、通話及覆信，來環繞自己，以致我差點兒相信我是何等的重要。

當我認真正視這問題時，我便明白到我是被奇怪的矛盾所纏繞著。當要求太多時，我會埋怨；但當無任何的要求時，我又會感到不自在。當要回覆太多的信件時，我會埋怨；但當信箱是空空如也時，我又會感到憂愁。當巡迴演講使我疲倦時，我會感煩躁；但當並沒有任何邀請時，我又會感到失望。當說懷念空的書桌時，我又會害怕有一天這會成真。簡言之，當希望可以獨處時，我又怕被人遺棄。當我更加意識到這些的矛盾時，我便更加能夠看清楚我是如何墮進我自己的衝動和幻想了，並且要更加需要退一步和思想：「究竟在我小小世界的波動性肯定和拒絕之下，可否有一道寧靜的溪流？可否有一個定點，以固定我的生命，以致我可以懷著盼望、勇氣及信心來投靠它？」³

¹資料來自：彭順強著。《盧雲的誠與愛》(香港：心靈會舍，2013)；作者其他著作：《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天道，2017)，《還我屬靈本色：禱告、讀經、敬拜》(天道，2006)，《勇闖七重山：屬靈生命階段與信望愛》(天道，2009)，《潘霍華的順服與叛逆：全面了解潘霍華》(心靈會舍，2013)，《公民抗命三巨人：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亮光文化，2014)

² <http://www.henrinouwen.org/henri/life/family/> (瀏覽於 2010 年 7 月 23 日)

³ Henri Nouwen, *Genesee Diary: 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13.

2. 盧雲在事奉上的矛盾

盧雲本身已經充滿著複雜的掙扎，不幸地還加上在他內心之中矛盾性的衝動。其中的一個例子記載於《傑納西日記》(*Genesee Diary*)之中有關服事上忙碌與清閒的矛盾：

當我收到很多信件時，我便埋怨我是太忙；但當我並沒有收到任何信時，我又埋怨沒有人注意自己。當我工作太多時，我埋怨我沒有時間去閱讀和祈禱；但當我工作得少時，我又為到並沒有作出貢獻而感到內疚。⁴

盧雲願意服事他人，但因著他的知名度而帶來的沉重服事，卻往往奪取了他大部份的時間。結果，盧雲往往會因為身心靈疲累，嚴重缺乏個人的休息和安靜空間而感到困惑、抑鬱及甚至不滿。盧雲在《安息日誌》中描繪他有一次在為朋友預備婚禮後回到酒店的低落情緒：⁵

為何疲倦總是揮之不去，我只想臥床不起。甚麼事也能累垮我，連穿衣服也不例外。甚麼事都似是負累或責任，就連跟美妙的朋友見面吃飯也不例外。我只想獨自一人去睡覺、祈禱和寫作。無奈我總處於事情的核心，不像普通客人可以因疲倦而缺席。我不知是何原故，好像我的身體仍在美國一般(按：那時身處德國)-----即時間慢了六小時-----我的內心凌亂不堪。

另一個的例子是盧雲在「黎明之家」中與納丹·波奧(Nathan Ball)和蘇兒·摩斯爹娜(Sue Mosteller；黎明之家總幹事，盧雲的文字遺產執行者)在配搭上的矛盾感覺：

與他們的關係所引發的極樂和痛苦時刻，標誌了我在黎明之家 9 年的生活。…在這期間，我感到被拒絕和被支持，被離棄和被擁抱，被憎恨和被愛護。⁶

盧雲在《浪子回頭》中承認，當他在服事他人時，也其實在不斷地爭取權力。他也掙扎於如何能做到像那浪子比喻中的父親，那種不望回報和無條件的服事：⁷

我做很多事雖出於好意，但發現自己不時地想要抓權。我提供意見，就想知道別人是否照做；我幫助人，希望他們道謝；我捐錢，就希望照我的方式去花用；我做了些善事，就希望有人記得。或許無人為我塑像，或頒發一面紀念牌；但是我一直記掛著別人是否忘了我，總希望自己常活在別人的思想與行為裡。但是，浪子的父親並不關注自己；他長久受苦的生命，已經掏空了

⁴ “When I receive many letters I complain that I am too busy, and when I receive none I complain about lack of attention; when I work a lot I complain about lack of time to study and pray, when I work little I feel guilty for not making a contribution.” Nouwen, *The Genesee Diary: 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 22, quoted in Wil Hernandez, *Henri Nouwen: A Spirituality of Imperfection* (New York/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6), 120.

⁵ 盧雲著，祈去譯：《安息日誌，春夏之旅》(香港：基道，2003)，頁 162。

⁶ “The moments of ecstasy and agony connected with both of them mark my nine years at Daybreak....I have felt rejected as well as supported, abandoned as well as embraced, hated as well as loved.” Nouwen, *Sabbatical Journey: The Diary of His Final Year*, 7, quoted in Hernandez, *Henri Nouwen: A Spirituality of Imperfection*, 121.

⁷ 盧雲著，除成德譯：《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台北：校園書房，1997)，165-166。

他想要萬事運籌在握的欲望。他只關注自己的子女，他只想把自己完全獻給子女，他只想為他們傾注自己的生命。

我可以付出而不望回報，愛人而不附加條件嗎？想到我極需人的認可與關愛，就體會到這將是一生的掙扎。但是我也確信，行事為人略過這種需求，並不求回報，我的生命能結出聖靈的果子。

我希望獲得這屬靈父職嗎？還是我注定受自己的需求牽絆，終至又行使權力的威嚴，而不發揮慈悲的威嚴？我是否滿了爭競心，只會一直把自己的子女視為對手？如果耶穌真要我們像天父一樣慈悲，而耶穌以自己作為慈悲的門路，那我不能終日以爭競當作最終目的，我要相信自己能完全成為神授予我的父親職。

盧雲明白到「群體生活」並不能驅走他內心的黑暗。反之，當他嘗試在群體中追求饒恕、和好及醫治時，他便更意識到自己的妒嫉、憤怒、被拒絕、忽略及無歸屬感。當要與群體分享生命時，心中的「大兒子」便更被顯露出來：⁸

群體生活並沒有驅走黑暗；恰恰相反！吸引我到「方舟」的光芒，也使得我體認到自己內裡的黑暗。嫉妒、怒氣、見棄或受忽略的感覺、沒有真正的歸屬感——在力圖饒恕、和好、醫治的群體中，這些都不容情地現形了。群體生活讓我曝身於真實的屬靈爭戰，亦即：於黑暗真實無比之際，走向光明。

我若是一個人生活，就比較容易把大兒子那一面隱藏不為人見。可是與那些不隱瞞自己感受的人共同生活，很快逼使我正視裡面的大兒子。群體生活一點也不浪漫，而是要不住地離開吞噬人的黑暗，走上受父親擁抱的平臺上。

3. 屬靈生命的塑造：心靈進路

盧雲認為靈命塑造不是在訂出一些步驟和階段，為求達致完全。靈命塑造乃是關乎到透過各樣的禱告方式，從「思想」進到「內心」，從而幫助我們與其他人結合，又跟最真實的自己重新聯合。⁹ 盧雲的屬靈進路包含三個階段：（一）進到內心深處，（二）與神建立關係，（三）向外服事社羣。¹⁰

盧雲也經常指出生命的塑造有多個向導，他較多提及的七個向導分別是：（1）從「不肯坦誠」到「願意坦誠」，¹¹（2）從「想像」到「禱告」，¹²（3）從「憂愁」到「喜樂」，¹³（4）從「憤恨」到「感謝」，¹⁴（5）從「恐懼」到「愛」，¹⁵（6）從「排他」到「包容」，¹⁶及（7）從

⁸ 盧雲著，除成德譯：《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177-178。

⁹ Henri J.M. Nouwen, with Michael J. Christensen and Rebecca J. Laird,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N.Y.: HarperOne, 2010), xvi.

¹⁰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xxviii。

¹¹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6。

¹²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19。

¹³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42。

¹⁴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59。

¹⁵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78。

「否定死亡」到「與死亡為友」¹⁷

4. 信仰群體的真誠與愛

靈命塑造不單只要求朝向內心的「向內歷程」(inward journey)，也同樣要求從內心到群體和事工的「向外歷程」(outward journey)。基督教的靈修學主要是「群體性的」(communal)。「靈命塑造」就是在群體中的塑造。¹⁸個人的禱告生活若脫離了群體的生活，便覺得毫無意義。靈性生活的「禱告」會造就出真正的群體，而群體也會造就出真正的禱告。¹⁹在群體當中讓我們學習如何承認自己的軟弱和怎樣做到彼此饒恕。在群體中，我們發現自己的傷害，但它也是一個醫治的地方，並學習真正的謙卑。若沒有了群體，我們容易變成「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因此，靈塑常包括在群體中模造生命。²⁰

4.1 群體的定義

- (1) 如同一個避難所
- (2) 如同一扇窗子：我們透過這扇窗子在彼此身上看見神
- (3) 如同一條管道：分享彼此的恩賜
- (4) 如同一幅「馬賽克圖案」：在世界中彰顯出神的面貌

4.2 基督徒群體的特點和實踐

- (1) 祈禱
- (2) 「聖餐禮」的敬拜
- (3) 慶祝
- (4) 寬恕
- (5) 「同在」與「不在」
- (6) 「親密關係」與「團結一致」

5. 施與者要先接受神無條件的愛

盧雲相信若要服事神的人能只問付出，而不問回報，那麼他便需要完全地認識到自己是被

¹⁶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90。

¹⁷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105。

¹⁸ “Spiritual formation requires taking not only the *inward journey* to the heart, but also the *outward journey* from the heart to community and ministr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s essentially communal. Spiritual formation is formation in community.”

¹⁹ “Prayer in the spiritual life leads to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to prayer.”

²⁰ Nouwen et al., *Spiritual Formation: Follow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 xxvi.

神無條件地愛著的，以致他才能在施與時仍然充滿著感恩：²¹

惟有在你已經完全被接納之後，你才可以向其他人付出而不期望得到回報。每一次你發覺自己希望從所付出的得著回饋，或者因為沒有得到甚麼而感到失望時，那麼你應該知道自己還未完全被接納。只有當你明白自己正無條件地被神愛著-----亦即是完全被接納，你才可能無私地施予。不求回報的付出，正是信任那無條件地愛你的那一位會供給你一切的需要。這也是相信你不用保護自己的安全，卻可以完全將自己豁出去服侍其他人。

事奉神的人也要憑「信心」相信若他能夠以感恩的心去施與，那麼他便會能夠有所得：²²

信心就是相信你無條件付出，也無條件地接受：不過，你所接受的無須是從你向其付出的人那裏得來。由你傾注自己的人身上獲得完全的接納，這每個期望是危險的。你會很快就感到自己有某些部分給其他人帶走了。若果你無法擁有自己，是沒有可能對其他人付出自己，而倘若你真的要擁有自己，就惟有當你在無條件的愛之中，已經完全被接納才有可能。

6. 對世界的愛：社會關懷

盧雲的南美之旅，讓他意識到，原來那真正好學習的人，並非是那所謂貧窮的南美人，反而是北美人。南美人就是在困苦之中，也能曉得隨時感恩；但反之，北美的人卻充滿著自私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南美的政治迫害、官僚、貧窮及暴力，都引起了盧雲對社會公義的關注。

6.1 「反向使命」

盧雲接受「哈佛大學」的教學邀請，是因為他希望可以藉此教職來進行他的「反向使命」(“reverse mission”)：將南美的信息帶到北美去：²³

當回到美國之後，我假設了我將來的生活和工作將會與拉丁美洲的人民有緊密的連繫。我接受哈佛神學院教藉的主要原因是藉此參與「反向使命」，這就是南美對北美的信息，和與我在玻利維亞和秘魯的朋友的緊密聯絡。

古鐵雷斯(Gutiérrez)邀請盧雲為英文翻譯版的《我們從我們自己的井得水飲》(*We Drink From Our Own Wells*)寫序。盧雲在當中精簡地道出何謂「反向使命」之義：

²¹ 盧雲著，溫偉耀增訂：《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香港：基督教卓越使團，1997)，99。

²² 盧雲：《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99。

²³ Henri Nouwen, *Gracias! A Latin American Journal*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7), x.

雖然我去那裏希望可以「施予」，但我卻發現自己原來先是一個「受患者」。與我共處一室的窮人向我啓示了，那被我自己富裕世界所隱藏了的基督教屬靈寶藏。縱使掙扎於失業、營養不良，及疾病，但他們卻教導了我何謂「喜樂」。縱使被壓迫和剝削，他們教導了我何謂「群體」。²⁴

6.2 社會公義

a. 盧雲對社會行動的理念

盧雲認為，「憐憫人的人」也必須願意正視造成人類受苦的源頭。因此，在盧雲有關與別人關係的寫作中，他討論到「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盧雲寫道：²⁵

憐憫就是這樣。若我們不肯與那些造成「貧困」的人士和制度對抗，就無法與窮人一同受苦。我們不想與攜帶「鑰匙」的人對抗，就不能使被囚的人得釋放。我們不願意與「欺壓人的人」對抗，就不能聲言我們與受欺壓的人團結一致。只有「憐憫」而沒有「對抗」，就很快會退色成無濟於事的同情。²⁶

約翰·迪爾(John Dear)著《和平之路》(*The Road to Peace*)，向讀者介紹盧雲在他寫作中如何描寫「和平」。迪爾歸納盧雲對締造和平的基督徒所發的挑戰如下：(1) 所有行動也必須以祈禱為根基；(2) 締造和平的人必須克服「論斷」和「自義」，不是出於憤怒或恐懼而說話，而是出於愛；(3) 締造和平的工作，要求基督徒建立「群體」，向「個人主義」發出挑戰；(4) 締造和平的人必須竭力親近耶穌，由得這親密關係引導所有的行動；(5) 和平工作的基礎，必須確立在尋求神，聆聽神和順服神。²⁷

盧雲在他所寫的《奉耶穌的名》(*In the Name of Jesus*)中，形容「降卑」就是「無權無勢」(powerlessness)和「卑微」(humility)，總是為了「愛」而拋開「權力」。基督徒不追隨世界的路，而是要跟隨主耶穌和十字架的路，相信這樣的路才可帶來豐盛生命。《憐憫》(*Compassion*)有一段話最能清楚說明「降卑」的定義：

貫穿耶穌一生，或他履行的所有使命，也需要接受「無權無勢」，在如此無權無勢中揭示「神愛的無限」。這樣，我們便明白憐憫的意思了：憐憫不是從有特權的位置向無特權的人彎腰；不是從高處向不幸落在低處的人伸手；不是示意同情或可憐無法攀到高處的人。相反，憐憫表示要直接去到受苦最劇烈的群體和地方，以那裡為「家」。

伯曼(Jurjen Beumer)對盧雲的「社會參與」想法，提出幾個重要的觀察。(一)首先必須指出，盧雲的屬靈觀既不「超脫現世」(otherworldly)，也不「憤世嫉俗」(cynical)，反是「腳踏

²⁴ Henri J. M. Nouwen. Foreword to Gustavo Gutiérrez. *We Drink from Our Own Wells* (London, SCM, 1984),xx, quoted in Michael Andrew Ford, *Wounded Prophet: A Portrait of Henri J. M. Nouwen* (London: Darton, Longman Todd, 2006), 143-44.

²⁵ Deirdre LaNoue,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enri Nouwen*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132.

²⁶ Nouwen, Macheill, and Morrison, *Compassion*, 124.

²⁷ Dear, *Road to Peace*, xxx-xxxii.

實地的屬靈觀」(earthly spirituality)，指出基督徒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推動愛和憐憫。²⁸(二)此外，盧雲的倫理是「虛己式的」(kenotic)，出自效法耶穌「倒空」(self-emptying)和「捨己」(self-denying)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0 年代中期之後，盧雲便減少了強調社會行動。(三)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盧雲進行所有討論時，都是更為社會性 (more social)，和較不政治性 (less political)。盧雲觀察世界的情況時，不是以「分析家」(analyst) 的姿態，而是身為一個「默觀者」(contemplative)，強調必須透過神的眼睛來看一切。²⁹

b. 盧雲對社會行動的參與

盧雲熱心於「和平」與「社會公義」，他盡力為「禱告」與「創造和平」，「屬靈」與「政治」，及「默觀」與「行動」建立橋樑。他為不同類別的政治力量帶領退修：尼加拉瓜的桑地諾的領袖(Nicaragua's Sandinista leaders；即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領袖)，和美國的參議員(US senators)和軍事全體人員(military personnel)。盧雲聲言反對「海灣戰爭」(Gulf War)，他為在內華達州(Nevada)的核子測試地點的示威者帶領敬拜，和探望在監裏的激進份子。對他而言，締造和平的先決條件是禱告生活、每天默想和平之子的基督，和為戰爭停止而作儀式性的代禱。盧雲也相信要不斷地對抗暴力，包括以非暴力行動對抗軍國主義，和公開地要求解除核武；建立、參與或住在活躍的非暴力的群體當中，例如：「寄居者」(Sojourners)、「天主教工人」(The Catholic Worker)或「天主教協會」(Pax Christ)，及在窮人和破碎的人當中生活和工作。在一本短的書《和平之路》(The Path of Peace)之中，他說和平之恩賜是從那些被社會邊緣化，和破碎的人而來的。最重要的是，盧雲堅持所有的和平與公義，都不應是基於懼怕或憤怒，而是當基於愛，特別是對敵人的愛。雖然盧雲拒絕看自己為一個政治性的神父，但有些時候，他的行動比他的說話更為有說服力。³⁰

1965 年，盧雲放棄在堪薩斯州(Kansas)的舒適學生生活，參加在阿拉巴馬州(Alabama)，從塞爾馬市(Selma)到蒙哥馬利市(Montgomery)的歷史性的「公民權利」遊行(Civil Rights march)。這示威在數週之前已被禁止。警員使用催淚氣，又以警棍打傷手無寸鐵的遊行人士，因而傷了 140 人。馬丁路德金呼籲教會領袖和信徒從全美立刻到來塞爾馬市作第二輪的遊行。這位本來並不對示威太感興趣的盧雲，竟駕車走了差不多 1000 里，以顯示他的團結(本地的天主教禁止任何的塞爾馬神父參與)。當時並沒有人認識盧雲或曾聽過他說話，但當示威者們踏著彼此的肩頭而唱：「我們將會有一日得勝」(“We shall overcome one day”)時，盧雲便經歷到一種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喜樂。³¹三年之後，盧雲飛往亞特蘭大，(Atlanta)參加馬丁路德金的葬禮，但卻因為太多人而不能進入教會去。盧雲那時寫下他的經歷。當他於 1970 年至 1980 年間，見證和寫下有關拉丁美洲的公義問題時，就正如他在美國支持和平的示威者一般熱心。³²

²⁸ Beumer, *Henri Nouwen: A Restless Seeking for God*, 121-122.

²⁹ LaNoue,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enri Nouwen*, 137-138.

³⁰ Ford, *Wounded Prophet: A Portrait of Henri J.M. Nouwen*, 65.

³¹ Ford, *Wounded Prophet: A Portrait of Henri J.M. Nouwen*, 65-66.

³² Ford, *Wounded Prophet: A Portrait of Henri J.M. Nouwen*, 67-68.

附錄：盧雲的生平與寫作年表

| | 生平 | 出版 |
|---------|---|---|
| 1932 | 1月24日，出生於荷蘭的「奈凱爾克市」(Nijkerk)。 | |
| 1957 | 在荷蘭「烏特勒支」的大主教管轄區(archdiocese Utrecht)被按立為羅馬天主教「神父」。 | |
| 1957-64 | 在荷蘭奈梅根天主教大學(University of Nijmegen)修讀「心理學博士」學位。 | |
| 1964-66 | 成為美國堪薩斯州托皮卡市(Topeka, Kansas)「梅寧格基金會」(Menninger Foundation)的「宗教與精神病學」(religion and psychiatry)會員。 | |
| 1966-68 | 擔任美國印第安納州(Indiana)「聖母院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心理學學系「客座教授」。 | (1968) <i>Intimacy: Essays in Pastoral Psychology</i> (《愛中契合》(基道)) |
| 1968-70 | 成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教牧學院」(Pastoral Institute)職員(staff)；並為荷蘭烏特勒支的「天主教神學院」(Catholic Theological Institute)的「教職員」(faculty member)。 | |
| 1970-71 | 在荷蘭奈梅根天主教大學修讀「神學博士」學位。 | <i>Creative Ministry</i> (《建立生命的職事》(基道)) |
| 1971-77 | 在美國康乃迪克州紐哈芬市(New Haven, Connecticut)的「耶魯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擔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 |
| 1972 | | <i>With Open Hands</i> (《親愛主，牽我手：認識禱告真義》(基道)) <i>Thomas Merton: Contemplative Critic</i> (《盧雲眼中的梅頓》(基道)) <i>The Wounded Healer</i> (《負傷的治療者：當代牧養事工的省思》(基道)) |
| 1974 | 獲得耶魯神學院的終身教職。 在紐約皮法爾(Piffard)的「傑納西修道院」(Abbey of the Genesee)住了6個月。 | <i>Aging: The Fulfillment of Life</i> (《流金歲月：圓滿人生》(基道)) <i>Out of Solitude: Three Meditations on the Christian Life</i> (《走出孤獨》(道聲)/《始於寧謐處：默想基督徒生命》(基道)) |
| 1976 | 成為明尼蘇達州克里吉維爾市 | <i>Reaching Out</i> (《從幻想到祈禱》(公教真理學會)) |

| | | |
|---------|---|---|
| | (Collegeville, Minnesota)的「合一學院」(Ecumenical Institute)會員。 | <i>Genesee Diary</i> (無中譯) |
| 1977-81 | 成為耶魯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的教授。 | (1977) <i>The Living Reminder</i> (無中譯) |
| 1978 | 母親瑪利亞夏斯娜(Maria Ramselaar)逝世。 | |
| | 在羅馬的「北美學院」(North American College)擔任「註院學者」(Scholar-in-residence)。 | |
| 1979 | 在「傑納西的熙都會修道院」住了7個月。 | <i>Clowning in Rome</i> (《羅馬城的小丑戲：獨處、獨身、禱告及默想》(基道)) |
| 1980 | | <i>In Memoriam</i> (《念：別了母親後》(基道)) |
| 1981-82 | 離開了耶魯大學到「傑納西的熙都會修道院」的「家庭弟兄」(Family brother)。 | |
| | 在玻利維亞(Bolivia)和秘魯(Peru)留了6個月。 | |
| 1981 | | <i>The Way of the Heart</i> (無中譯) <i>Making All Things New</i> (《新造的人：屬靈人的印記》(基道)) <i>A Cry of Mercy: Prayers from the Genesee</i> (《頌主慈恩》(公教真理學會)) |
| 1982 | | <i>Compassion : A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Life</i> (無中譯) <i>A Letter of Consolation</i> (《慰父書：懷念先母兼說生命》(光啟)) |
| 1983-85 | 擔任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哈佛神學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的教授和講師。 | (1983) <i>iGracias! A Latin American Journal</i> (無中譯) |
| 1985-86 | 在法國特魯斯里布勒伊市(Trosly-Breuil)的「方舟團體」(L'Arche)住了9個月。 | (1985) <i>Love in a Fearful Land</i> (無中譯) |
| 1986-96 |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列治文山市(Richmond Hill, Ontario)的「方舟黎明之家」(L'Arche Daybreak Community)作牧者。 | |
| 1986 | (7月26日)到當年「蘇聯」的「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隱士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觀賞林布蘭(Rembrandt)的名畫〈浪子回頭〉(<i>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i>) | <i>Lifesigns: Intimacy, Fecundity, and Ecstasy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i> (無中譯) <i>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Life Sings</i> (無中譯) |
| 1987 | (1987年12月至1988年6月)因與「黎明之家」同事納丹波奧(Nathan Ball)關係破裂而到溫尼泊(Winnipeg)療傷半年。 | <i>Behold the Beauty of the Lord: Praying with Jesus</i> (無中譯) |

| | | |
|------|---|--|
| 1988 | | <p><i>Circles of Love: Diary Reading with Henri J.M. Houwen</i> (《愛的漩渦：與盧雲默觀》(公教真理學會))</p> <p><i>Letters to Marc about Jesus</i> (《生命中的耶穌：給年輕人的信》(基道))</p> <p><i>The Road to Daybreak: A Spiritual Journey</i> (《黎明路上：靈修日誌》(基道))</p> |
| 1989 | | <p><i>Heart Speaks to Heart</i> (《心應心：真摯傾情的禱告》(基道))</p> <p><i>In the Name of Jesus: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Leadership</i> (《奉耶穌的名：屬靈領導新紀元》(基道))</p> |
| 1990 | 被一輛小型貨車的倒後鏡撞倒入院做手術，徘徊死亡的邊緣。 | <p><i>Beyond the Mirror: Reflection on Death and Life</i> (《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基道))</p> <p><i>Walk with Jesus</i> (《與你同行：默想十架苦路》(基道))</p> |
| 1992 | 因嚴重感染而做手術，在死亡邊沿。 | <p><i>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i> (《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校園))</p> <p><i>Life of the Beloved</i> (《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基道))</p> <p><i>Show Me the Way</i> (無中譯)</p> |
| 1993 | | <i>Jesus and Mary: Find Our Sacred Center</i> (無中譯) |
| 1994 | | <p><i>Our Greatest Gift: A Meditation on Dying and Caring</i> (無中譯)</p> <p><i>Here and Now: Living in the Spirit</i> (《念茲在茲：活在聖神中》(光啟))</p> <p><i>With Burning Hearts: A Meditation on Eucharistic Life</i> (《熾熱的心：感恩祭的生活默想》(光啟))</p> |
| 1995 | (1995年9月1日至1996年8月30日) 放「黎明之家」所給予的「安息年」假。 | <p><i>The Path of Freedom</i></p> <p><i>The Path of Power</i></p> <p><i>The Path of Waiting</i></p> <p><i>The Path of Peace</i></p> <p>此四小冊子並無獨立中譯本，但於2001年被結集成一本書，並有中譯：</p> <p><i>Finding My Way Home: Pathways to Life and the Spirit</i> (《尋找回家路：生命和靈命的導引》(基道))</p> |
| 1996 | (9月21日) 在荷蘭希佛薩姆市(Hilversum)逝世，享年64歲。 | <p><i>Can You Drink the Cup?</i> (《你能飲這杯嗎？》(上智))</p> <p><i>The Inner Voice of Love: A Journey Through Anguish to Freedom</i> (《心靈愛語》(卓越))</p> |
| 1997 | | <p><i>Bread for the Journey: A Daybook of Wisdom and Faith</i> (《心靈麵包》(校園))</p> <p><i>Adam: God's Beloved</i> (《亞當：神的愛子》(基道))</p> <p><i>Sabbatical Journey: The Diary of His Final Year</i> (《安</p> |

| | | |
|------|--|--|
| | | 息日誌：春夏之旅》，《安息日誌：秋之旅》，《安息日誌：冬之旅》(基道) |
| 1998 | | <i>The Road to Peace: Writing on Peace and Justice</i> (《和平路上》(基道)) |
| 2001 | | <i>Turning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Moving through Hard Times with Hope</i> (《化哀傷為舞蹈：在逆境中尋得盼望》(學生福音團契)) |
| 2005 | | <i>Peacework : Prayer, Resistance, Community</i> (《和平篇章：禱告、抵抗、群體》(基道)) |

盧雲最出色和最重要的十本著作 (優先排列) (資料來源：彭順強：《盧雲的誠與愛》(2012))

| 書名 | 中譯本 | 版期 | 寫作背景 | 內容和出色與重要之處 |
|--|---------------------------------------|------|---|--|
| 1 <i>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 Story of Homecoming</i> | 《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校園) | 1986 | 觀賞完林布蘭(Rembrandt)的「浪子回頭」之後感。 | 藉此畫作為與波奧(Nathan Ball)關係破裂後的反思，並思想自己的小兒子(回頭)大兒子(嫉妒)，及父親(牧養召命)角色。 |
| 2 <i>Reaching Out: The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i> | 《從幻想到祈禱》(公教真理學會) | 1976 | 概念源自一個「耶魯」的基督教靈修學研討會。 | 探討人當如何藉著「孤處」來觸摸自己，藉著「款待」來觸摸身邊的人，及藉著「禱告」來觸摸神。 |
| 3 <i>Creative Ministry</i> | 《建立生命的職事》(基道) | 1971 | 在「聖母院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著此書。 | 主旨是「專業主義與靈修學在事工中的關係」。談及五個事工範疇---教導、宣講、個別牧養關懷、統籌及慶祝。 |
| 4 <i>Genesee Diary: 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i> | (無中譯) | 1976 | 在紐約「傑納西修道院」(Abbey of the Genesee)作為期7個月退修。 | 以日誌的方式，將在修道院退修中每天所做的工作、彌撒、交談，及反思都記錄下來。這是一本「靈程日誌」的典範。 |
| 5 <i>The Wounded Healer: Minist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i> | 《負傷的治療者：當代牧養事工的省思》(基道) | 1972 | 剛在「耶魯」教書不久。 | 從四個方向探討在現今世界中「事工」所面對的問題：混亂的世界、無根的世代、無盼望的人，及孤單的神職人員。結論是神職人員要以自己的傷害來成為世人的醫治。這是一本有關牧養的好書。 |
| 6 <i>The Inner Voice of Love: A Journey Through Anguish to Freedom</i> | 《心靈愛語》(卓越) | 1996 | 這是盧雲在1988年與波奧(Ball)關係破裂後在Winnipeg療傷時所寫下的反思。8年後(1996)成書。 | 指出人在受傷後不應以自欺來逃避自己的傷痛，也不應只到處去尋找幫助。他應好好面對自己問題，並將問題帶到神的跟前，讓祂在自己身上施行憐憫和醫治。然後神會為他而帶來群體，成為他的醫治。書中充滿著基督徒面對心靈破碎時有用的金句。 |
| 7 <i>Sabbatical Journey: The Diary of His Final Year</i> | 《安息日誌：春夏之旅》，《安息日誌：秋之旅》，《安息日誌：冬之旅》(基道) | 1997 | 盧雲在1996年藉著從「黎明之家」所得的安息年到各國去旅遊並寫下日誌。 | 盧雲記述他在歐洲旅遊的經歷和體驗。當中他記載與數以百人的相處和對話，並寫下他之後的一些反思。書中也記載了亨利盧雲與父親因著一起旅遊而重新建立親情。書中也記下他最後的思想和對將來的計劃。 |
| 8 <i>Gracias! A Latin American Journal</i> | (無中譯) | 1983 | 在1981至1982年間的6個月到玻利維亞和秘魯探索留下服侍的召命。 | 盧雲到「玻利維亞」和「秘魯」探索神是否呼召他服事當地的人。他也記載那裏的人生活之困苦，但卻驚訝他們的感恩態度。盧雲要作「反向使命」，以南美人來啟發北美人。書中也展現了盧雲對解放神學的態度。 |
| 9 <i>Intimacy</i> | 《愛中契合》(基道) | 1968 | 在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任教時著 | 這是盧雲第一本的著作，是他在「聖母大學」任教時的堂課筆記。內容是有關「牧養心理學」的主題：親密與性、親密與禱告、親密與群體及親密與事工。最有價值是第一章有關人的生理和心理之成長與信仰成長之關係。書中盧雲引用了不少心理學家的理論來談及如何達到信仰的成熟。 |
| 10 <i>Bread for the Journey: A Daybook of Wisdom and Faith</i> | 《心靈麵包》(校園) | 1997 | 盧雲在1995年9月至年底由HarperSanFrancisco所邀稿的「一載書」。 | 這是365篇的一載靈修書。內容涉及眾多的主題。盧雲以耶穌為默想的核心，並在後部份道出了他在信仰上的各項認信；包括神觀、人觀、基督論、教會論(聖徒觀、聖餐、洗禮)及救恩論。書中當然也包括一些基督徒的應有屬靈氣質。 |

